

马克思以前的 思想家和经济学家

A·B·阿尼金 著

丁祖永 胡汉英译

陈国雄校

湖北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以前的 思想家和经济学家

B·阿尼金 著

丁祖永 胡汉英 译

陈国雄 校

· 湖北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

A·B·阿尼金著

丁祖永 胡汉英译

陈国雄校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 湖北发行所发行

荆州地区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插页 300,000字

1986年 8月第1版 1986年 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

统一书号: 3106·727 定价: 2.85元

(照排胶印)

第二版序言

本书于1971年初版问世后，即在苏联和许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读者中受到了相当热烈的欢迎。1974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出版了本书的翻译本。作者在第二版的修订过程中考虑了评论家们的意见。除对正文作了多处改动外，还为第二版重新写了绪论，补充了关于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两章，扩充了关于配第、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的篇幅。同时，对于这些经济学家观点对当前十分重要的方面，对它们同当代问题的联系，给予了特别注意。此外，对正文作了某些删节。

安·阿尼金

1975年1月于莫斯科

目 录

第二版序言

绪论	1
古代经济学家和现时代	1
马克思及其先驱者	4
三个世纪	9
第一章 起源	16
谁是第一位经济学家	17
开山鼻祖, 亚里士多德	20
经济与货殖	26
科学有了名称	28
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	32
第二章 黄金崇拜与科学分析: 重商主义	36
原始积累	37
托马斯·曼: 贸易战略家	40
先驱者	44
重商主义和我们的时代	48
第三章 声望卓著的威廉·配第爵士	52
配第跨过时代	53
从少年见习水手到地主	56
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哥伦布	62
政治算术	68
配第和格朗特是谁创立的统计学?	72
时代和人	76
第四章 布阿吉尔贝尔, 他的时代和作用	83

贫穷的法国	84
鲁昂的法官	87
罪与罚	90
理论家	91
布阿吉尔贝尔和法国政治经济学	95
第五章 约翰·罗——冒险家和预言家	98
危险的事业和大胆的思想	99
征服巴黎	103
大失败	105
约翰·罗和二十世纪	111
第六章 在亚当以前	119
十八世纪	119
政治经济学喜爱鲁滨逊漂流记	122
孟德维尔医生的怪论	126
古典学派的形成	131
大卫·休谟	138
第七章 富兰克林和大洋彼岸的政治经济学	143
马萨诸塞州的美国佬	143
作为经济学家的富兰克林	148
富兰克林之后的美国政治经济学	157
第八章 魁奈医生和他的学派	162
启蒙时代	162
彭帕杜尔侯爵夫人的医生	164
新的科学	169
重农学派	174
魁奈医生的“曲折线条”	177
第九章 思想家，大臣，人：杜尔哥	180
思想家	180
大臣	187
人	191
第十章 苏格兰的聪明人：亚当·斯密	193

苏格兰	194
斯密教授	197
斯密在法国	201
“经济人”	204
自由放任	209
第十一章 体系的创立人: 亚当·斯密	212
《国富论》	212
分工	215
劳动价值	218
阶级和收入	221
资本	224
斯密学说	227
斯密的个性	230
第十二章 交易场上的天才: 大卫·李嘉图	233
工业革命	234
最富有的经济学家	236
入门阶段: 货币流通问题	240
比较消耗原则	245
主要著作	248
第十三章 体系的完成: 大卫·李嘉图	252
价值的难题	252
分馅饼或李嘉图的剩余价值论	257
资本主义向何处去	259
国会议员	262
人的面貌	264
李嘉图和马克思	265
第十四章 在李嘉图周围及其身后	268
十九世纪	269
马尔萨斯与马尔萨斯主义	273
人民和他们的土地	276
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281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286
妥协政治经济学	290
第十五章 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	296
日内瓦公民	297
批判资本主义	299
危机	303
西斯蒙第主义的历史命运	305
第十六章 “萨伊学派”及库尔诺的贡献	310
作为人和学者的萨伊	311
生产要素和收入	313
“萨伊定律”	315
学派	317
库尔诺：生平及活动	318
库尔诺的贡献	321
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	325
第十七章 经济民族主义：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328
李斯特与德国历史	328
供职、坐牢和流亡	330
《国民体系》和生命的结束	332
民族的工业教育	334
关税保护主义和贸易自由	338
历史学派	340
特别事件：洛贝尔图斯	342
第十八章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美妙世界：圣西门和傅立叶	346
从伯爵到乞丐	347
导师	349
圣西门主义	351
沙利·傅立叶困难的一生	354
这个疯狂的世界	357
未来的面貌	361

第十九章 罗伯特·欧文及早期英国的社会主义	365
胸怀宽广的人	366
欧文和政治经济学	369
工人阶级的思想家	372
从空想到科学	374
编后记	376

绪 论

撰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不仅是为了说明过去，而且是为了通过历史表明作者对待当代现实的态度。在本书中研究过去几个世纪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的思想的时候，作者是有意在架设几道通向具有复杂和重大问题的我们时代的桥梁。

科学史有时能写成引人入胜的小说。这本书，当然不是小说，但也不是通常的经济思想史。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系列关于马克思时代以前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的通俗特写。

本书面向广大读者，其中包括不具有政治经济学专门知识的读者。有些人习惯于认为，政治经济学嘛——那一定是枯燥无味的题材了。但仔细深入地一看，这种概念便被打消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包含着大量引人入胜的问题和难以理解的谜团，只有那些学识渊博、独具慧眼的人，那些拥有巨大科学和文艺才能的人，才试图解答这些问题，打破这些谜团。给人类全部文明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的杰出思想家们，都曾经在经济科学的发源地耕耘过哩。

古代经济学家和现时代

经济在人类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说过，下述观念是荒谬的：这种观念认为，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生活的重心是政治，到了中世纪，生活的重心则是天主教。人类的生活重心

永远是经济，而政治、宗教、科学和艺术，只能在经济基础上存在。对这两个时代之所以产生那样一些观念，其主要原因恰恰在于经济未得到充分发展。

现代经济强有力地触及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代世界是两种不同的世界：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每一世界都有自己的经济和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有各自的经济规律。“第三世界”——已摆脱殖民地压迫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世界舞台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发展道路问题十分尖锐。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会出现不同的经济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发展经济科学。

当然，要想在过去几个世纪的经济学家的著作里，寻找解决当前问题的答案，那是荒诞不经的。但是，学习他们的著作和见解而增长的知识，在对现在情况作出正确估量，并对未来道路作出规划方面，是很有帮助的。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经典作家，特别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头一次提出了作为一种体系的经济学说，在这一体系中起作用的乃是一些客观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但可以认识的规律。他们认为，国家的经济政策不应当违反这些规律，而应当依据这些规律。

威廉·配第、弗朗斯瓦·魁奈和其他学者给经济过程的数量分析奠定了基础。他们试图把这些过程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代谢作用，并试图确定它的方向和范围。马克思把他们的科学成就运用到自己论述社会产品再生产的学说之中。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相互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各部门的相互联系，在现代经济和经济科学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外，从这些经济学的先驱者的著作中，还产生了一门现代国民经济统计学，它的意义是无可估量的。

十九世纪上半叶，在经济分析中作了运用数学方法的尝试。

如果离开数学方法，目前经济学的许多篇章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这一领域的先驱者之一，乃是法国学者安徒万·库尔诺。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作家，以及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许许多多矛盾作了分析。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便是最早试图弄清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灾难之经济危机的原因的学者之一。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及其拥护者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并制订了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案。

列宁写道：“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①

古典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而与此同时，马克思的学说却使政治经济学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马克思指出，资本乃是一种社会关系，其实质是对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剥削。他在自己的剩余价值学说中，阐明了这种剥削的本性，并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它的对抗性阶级矛盾不断尖锐化，劳动最终将战胜资本。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包含着辩证的统一，它一方面否定他的先驱者们的资产阶级观念，而同时创造性地继承了他们所创立的一切有益的论点。本书最重要的任务便是提示和阐明这种统一。

在1969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文件中指出，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了提高它们在世界革命过程中的思想政治作用，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不可调和的斗争，尤其是“将在工人运动中，在包括青年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中，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科学社会主义在决定性程度上依赖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学说。因此，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时，阐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5页。

明这一学说的由来和根源具有重大意义。

在苏共中央向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作的总结报告中，勃列日涅夫指出，当前的任务要求我们“加强注意理论问题及其创造性的发展”。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修正主义的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如果它凭借深刻的理论知识，凭借对社会科学创造性的发展，那么，这种批判的说服力就将大为加强。很明显，这些科学的历史在这里具有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及其先驱者

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原理在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乃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政治经济学便是研究这种制度，揭示社会经济结构的运动规律和一种结构向另一种结构转变的规律的。科学共产主义则是论述社会主义革命，论述建设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论述这一社会的主要阶段和特点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同时是早先思想家们的进步思想的发展和总结。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同三个组成部分是相一致的。列宁写道：“马克思是十九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这三种主要思潮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法国一般革命学说相连的法国社会主义。”^①

我们是首先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找到对这一著名论点的极为详尽而又具体的说明的。所有应归功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斯密和李嘉图、西斯蒙第和傅立叶的地方，马克思都详细地指出，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2页。

并作了深刻的分析。在马克思所掌握的材料质量方面，那是极为科学极其认真的。尤其是他对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经济文献的了解，是完全充分的（当时做到这一点还是有可能的，虽然有难以想象的困难！）。

马克思的主要科学著作——《资本论》，有另外一个名称叫《政治经济学批判》。他的第四卷著作——《剩余价值理论》——是被马克思专门用来对以往所有的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分析的。马克思在这方面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把每一位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解决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揭示这一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的科学成分区分出来。此外，他还指出了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以往政治经济学家的世界观首尾不一贯。

马克思使用了不少篇幅来批判那种被他称之为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因为这种经济学是以替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粉饰和公开辩护为己任，而不去进行真正的科学分析。当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推荐给读者的书目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马克思在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粉饰太平的观点作斗争中，不断发展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读者在阅读《资本论》时，也象阅读马克思的其他经济作品一样，会看到很长的一串以往学者的名单。政治经济学，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不只是靠公认的权威泰斗的著作，而且要依靠众多学者，有时是很不知名的学者的努力，才不断发展起来的。古典学派在一百五十年内形成一个广泛的流派，其中容纳了许许多多的作者从事的研究和著述。例如，在斯密之前就有整整一代经济学家，他们为他扎扎实实地奠定了科学基础。因此，在着重介绍科学泰斗的生活和思想的同时，本书作者也竭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比较不大知名、但往往有出色成就的一些思想家的贡献，从而有可能更充分地描绘出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而反映科学家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社会与科学“气氛”，

也是很重要的。

把政治经济学史只局限在斯密、魁奈和李嘉图的著作上，就好比硬说数学的全部历史都可以纳入笛卡儿、牛顿和拉普拉斯^①的活动中一样，都是不正确的。

资产阶级科学和宣传妄图歪曲马克思的科学家的历史作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从这些企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两种方针。头一种方针，是企图抹煞和不理睬马克思及其革命学说，把他描绘成为科学界无足轻重的人物，或者是不登“西方文化传统”大雅之堂的人物，也就是说，不登“真正”科学大雅之堂的人物。在这样一种方针之下，马克思同先驱者的联系，特别是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联系，就被缩小了，贬低了。

然而在最近几十年里，第二种方针也许更为典型：把马克思说成是平庸的（或者甚至是杰出的）黑格尔信徒和李嘉图信徒。于是，马克思同李嘉图和整个古典学派相接近的地方便被大肆强调，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所作出的变革的革命性质，却被掩盖起来。熊彼得，二十世纪一本极重要的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资产阶级著作的作者，便采取这样的立场。他把马克思列为李嘉图信徒，同时断定他的经济学说同李嘉图的理论没有什么差别，因而都具有同样的缺点。不过，熊彼得也承认，马克思“无疑，改造了这些（李嘉图学说的——安·阿尼金注）形式，最后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①。

现代资产阶级理论家提出这样一种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同当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是可以调和的，因为它们似乎

译① 拉普拉斯，比埃尔·西蒙(Laplace, Pierre Simon 1749—1821)
——杰出的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不依靠康德而独立地发展了并且从数学上论证了太阳系起源于星云的假说。

① 熊彼得(J·A·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纽约，1954年，第390页。

具有同一来源。约翰·斯特雷奇，英国工党著名的理论家，在他的《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写道，他把这种思想看作是“使马克思主义同西方文化传统重新结合的必要过程的小小的一步，因为马克思主义本是这一传统所产生，但同这一传统隔离得很遥远”^①。

大家知道，近几年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明显浓厚起来。想把马克思学说的某几部分纳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企图屡见不鲜。当西方学者遇到必须研究确定有关战略问题（经济增长、积累、国民收入分配）的经济政策的时候，其中最有眼光的人便走上客观估量实际情况的道路，这时多半欢迎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方法和结果。

其中，向马克思主义借用“急进的”政治经济学名义占有重要地位，西方近来出现了这种政治经济学，它反对传统学说的因循守旧习气。这一派的代表人物特别尖锐地批评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派不进行社会经济分析，专搞形式主义，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们正确地强调指出，对收入的社会分配问题进行阶级分析是有良好效果的，而这一点，恰恰是马克思和李嘉图的学说的共同点。

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如果从经济分析中得不出革命的结论，那么，经济分析便失去具体内容，然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急进派在内，孜孜以求的恰恰就是这种空洞的分析。

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以及同它紧密相连的右倾机会主义，有意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深深扎根于十九世纪社会思想的一般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的流派，而且还抹煞如下事实，即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工人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它同任何自由主义有着原则性区别。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面常常同它的革命实践相脱节。因此同“左倾”修正主义和教条

^① 约翰·斯特雷奇 (J. Strachey)：《现代资本主义》，伦敦，1956年，第14—15页。

主义进行斗争，对于向群众传播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轻视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理论和观点对这些流派来说是很典型的。他们贬低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发展说成是一种服从客观规律的过程的科学分析。此外，还把唯意志论塞进经济，把冒险主义塞进政治。

在“新左派”中，还有人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和克鲁泡特金^①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联合在一起，认为马克思同他们好象都差不多。然而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年来，一直同蒲鲁东及其学说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左派健康思想”的立场，近几年来往往流露出一种“反文化”思想，也就是否定资产阶级文化的一切方面和一切成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已证明：企图在空地上，在“火灾废墟”上，建立新的、反资产阶级的文化，是毫无意义的，是很有害的。新文化之否定旧文化，不是通过全面破坏，而是通过吸收它的优秀和进步成分来实现的。

因此，援引A·M·鲁缅采夫院士对苏联青年学生讲的一段话是适当的，他说：“对于那些走上科学道路的人来说，不只是马克思的社会思想，而且连马克思以前的社会思想，都迫切需要加以深入思考刻苦研究。大家全都十分清楚，列宁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过，要想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就必须掌握人类文化的全部财富。大家也都知道，否定这一原则，将使人类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受到疯狂的践踏和蹂躏……”^①

译^①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 Joseph, 18 9—18 65）——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

克鲁泡特金，彼得·阿列克谢也维奇（Кропоткин, 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1842—1921）——俄国公爵，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和思想家之一，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① A·M·鲁缅采夫：《有关社会的若干现代科学问题》，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9年，第365页。